

在历史熔炉里做不妥协的问题中人：朱学勤以三十年仍未过时的拷问铸造读书人的脊梁

JokingKong · 2026-07-21 12:22

有时候，我们在旧书摊上或是书架深处翻出一本十几二十年前的集子，指尖触到那略微发脆、泛黄的纸张，心里总会升起一种近乎荒诞的隔世感。那种感觉，就像是在一群西装革履、谈论着大模型与算法的现代人中间，突然撞见一个穿着旧布衫、满脸胡茬、眼神却亮得吓人的汉子，他正拍着桌子，一板一眼地和你讨论什么是尊严，什么是罪恶，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脊梁。在如今这个一切皆可消解、万物皆可娱乐的互联网时代，这种严肃显得如此干涩、枯索、孤绝、执拗、不合时宜。然而，当你真的坐下来，听他讲完那些关于“风声雨声”的陈年往事，你又会猛然惊觉，那些被我们自以为早已跨过去的深渊，其实一直就在脚下，从未挪动半分。

朱学勤先生的《风声·雨声·读书声》，就是这样一本让人在恍然大悟后感到脊背发凉的书。它不是那种躲在象牙塔里、嚼着陈词滥调的学术公文，而是一份带着体温、带着血痕的思想供词。

说起来，这书出版于1994年，那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微妙转折点。在那之前的八十年代，大家还沉浸在一种近乎天真的启蒙狂热里，以为只要喊几句口号，读几本萨特，就能轻而易举地推开现代性的大门。可到了九十年代初，空气变了，变得潮湿、沉重、暧昧、迟疑。这时候，朱学勤站了出来。他自谦是“问题中人”而非“学术中人”，这话说得极妙，也极狠。学术中人是故纸堆里找营生，只要逻辑自洽，哪怕门外洪水滔天，也能安稳地做他的注疏；而问题中人，是把自己整个人都投进历史的熔炉里，去烧、去炼、去承受那时代的烙印。

作为“1968代人”，朱学勤先生那一辈人的青春是被某种宏大而激进的幻象烧焦了的。你看他写那些文字，总有一种剥开伤疤给人看的真诚。这种真诚不是那种市井式的诉苦，而是经过了理性的冷水淬火后的清醒。他看到那些曾经在红卫兵运动中狂热呼号的同龄人，在获得学术身份后，迅速地躲进纯学术的防空洞里，把当年的困惑当成废纸扔掉，只剩下一些干巴巴的术语在空中飞舞。这在他看来，简直是一场思想的买椟还珠。

他在那篇震耳欲聋的《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》里，借着胡风事件的旧事，把知识分子的那点底裤全给扯了下来。这种写法很有意思，他不跟你谈什么高深莫测的阶级斗争理论，他让你去看那些语言。你看，1955年那些所谓的博学鸿儒，在构陷同道时使用的那种粗鄙、阴暗、暴戾的辞藻，和后来文革大字报上的语言如出一辙。这就是一种毒素的遗传。我们这个民族，似乎特别擅长忆苦思甜，却特别排斥向内求索。

正如他在书中所言：「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，却无罪感意识；有悲剧，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。悲剧在不断发生，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，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。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，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。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！在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，只有野草般的‘控诉’在疯长，却不见有‘忏悔的黑玫瑰’在开放。一个

民族只知控诉，不知忏悔，于是就不断上演忆苦思甜的闹剧。」

这段话读起来，真是让人觉得脸上火辣辣的。大家都在忙着扮演受害者，谁也不愿意去复盘自己在那场大戏里到底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。没有忏悔的控诉，其实只是一种补偿性的心理宣泄，它不但不能让我们警惕灾难，反而可能在下一次狂欢来临时，让我们再次心安理得地举起投枪。

朱学勤的笔法里，有一种让人坐立难安的直白。他不要花招，不堆砌那种云山雾罩的后现代术语，他就是在那儿一刀一刀地解剖。谈到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，他推崇王元化先生的“不媚时语”。在那个权力和市场双重夹击的年代，能守住这四个字，比登天还难。中国知识分子有个老毛病，总想“择势弘道”，总觉得只有进入体制、靠近权力，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。结果呢？道没弘成，势倒把人给吞了。张闻天的悲剧就在这儿，他本来是个极好的思想者，却被卷进了政治参与的漩涡，最终人格在权力的碾压下变得支离破碎。朱学勤看得很准，他觉得知识分子就该做社会的“牛虻”，你得站在野地里，守住那份边缘人的清醒，而不是忙着去给权力当幕僚。

这种对独立性的偏执，源于他对汉民族政治文化基因的深刻洞察。他提出了一个非常要命的概念：终极关怀的缺失。这事儿说起来挺玄，其实很直观。你看咱们的老祖宗，孔老夫子说“敬鬼神而远之”，这话听着务实，其实是把那个超验的、彼岸的世界给封死了。咱们的文化里只有此岸，只有现世，只有吃喝拉撒和权力位阶。

这就导致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局面：「政体是此岸政治秩序的最高点，要撬动这个高点，批判的支点只能在彼岸，不能在此岸。没有彼岸意识的民族，固然不会出现神权意识，但在另一方面，则丧失了对此岸世界的俯瞰高度，因此，也丧失了对此岸世界最高点——政体的批判意识。所以，没有彼岸意识的学者，不可能研究政体，没有彼岸意识的民族，不可能建立政体理论。研究的第一步，是批判。不能俯瞰，怎敢批判？孔夫子‘敬鬼神而远之’，拒绝了一个彼岸世界，也就拒绝了一个俯视此岸世界的思维制高点。从此，他的后代只能服务于此岸，包容于此岸，而不能超越此岸，批判此岸了。」

因为没有那个“彼岸”作为参照系，此岸的一切就成了唯一真理。皇权之所以神圣不可侵犯，是因为除了皇权，我们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更高的存在。这种基因缺陷，让我们在专制主义的泥潭里打转了两千多年。官方儒学搞得越是冠冕堂皇，民间的宗教饥渴就越是野蛮生长，最后只能靠一些廉价的迷信、奇怪的谶语来填补。这种实用主义的底色，让我们的思想总是显得那么矮小、局促、平庸、乏力。

朱学勤在书的中篇，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全球视野，尤其是那场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法国大革命。他把文化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放在一起对谈，这在当年是极具胆识的尝试。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卢梭那个“公意”概念里的极权气息。卢梭是个天才，也是个疯子，他那种带着恋母情结、充满阴柔感伤的道德理想主义，最容易煽动起平民的狂热。他追求一种绝对的、纯洁的、不容置疑的公意，结果却是以公共道德的名义吞噬了个体的自由。

相比之下，朱学勤更心仪托马斯·潘恩。潘恩这个“两个世界的英雄”，在历史上却总是被边缘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讨好任何人。他既反抗君主制，又反抗暴民政治；他既要民主，又要法治。他的那句“政府是必要的祸害”，简直是人类政治智慧的顶点。朱学勤对潘恩的致敬，实际上是

对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的致敬。他明白，文明的进步不是靠那种在白纸上画最新最美图画激进突变，而是靠一点一滴的制度改良，靠对权力的制衡，靠承认人类理性的局限。

他在讨论启蒙思潮时，用了“笑着的、叫着的、哭着的”这种极具画面感的分类。伏尔泰在笑，那是理性的宽容；狄德罗在叫，那是激进的呐喊；卢梭在哭，那是感性的狂热。可悲的是，后来的历史往往选择了卢梭式的哭声，因为它最有感染力，最能引发那种集体性的歇斯底里。

关于这一点，他在书中有一段极为精妙的比喻：「韦伯说：经验论、英美派根在历史，或可称为工具理性。先验论、大陆派根在逻辑，或可称为价值理性。可悲的是，人类理性有两股源头，社会发展却只有一条河床。当两条大河争夺一条河床时，或是江河改道，或是江河横溢，人或为鱼鳖——这就是法国革命式的悲剧。这样的悲剧当然不该重演了。但是，人类切不断历史，也离不开逻辑。前者是长度，累计人类历史之渊源；后者是宽幅，测量人类自由意志之探险，人类精神借此获得二维空间。若要进入三维空间，向第三维——高度飞跃，必须历史与逻辑的共同扶持：历史作轮，提供足够的滑行速度，逻辑作翼，提供应有的起飞升力……」这种宏大的历史叙事，配上他那种干练的笔法，确实给人一种登高望远的快感。

但朱学勤并不满足于这种宏观的对比，他还要回过头来，去啃最硬的骨头——新儒家。他在《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》里，对牟宗三等人的政治哲学进行了近乎残酷的解剖。新儒家们总是幻想着通过道德的修齐治平，就能自然而然地开出现代的民主科学。这在朱学勤看来，完全是南辕北辙。

他指出，儒家哲学几千年都没能把伦理学和政治学分家，结果就是政治学的“失位”与“错位”。他说：「政治意识定位于何处？不是定位于事实判断，而是定位于价值判断。这样，有多少政治意识，就有多少话语错乱：以‘仁’说‘智’，以‘德’化‘政’，以‘内圣’开‘外王’，以道德话语讨论政治命题，以道德规范代替政治设计，等等等等。政治意识处处皆‘有’，实际上却是处处错位。这种现象，我们暂定名为：政治学的错位。」

这种错位太可怕了。它让人们在道德的迷雾里空转了几千年，却始终建立不出一套有效的制度架构。你指望通过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平来治理贪腐，这在朱学勤看来，简直就像是指望通过念经来阻止洪水一样荒谬。没有权力的制衡，没有法律的刚性，再好的“内圣”也只能沦为权力的遮羞布。

读到书的末尾，朱学勤谈到了顾准。那是全书最动情、也最沉重的地方。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，顾准一个人躲在黑暗的角落里，忍受着妻离子散、饥寒交迫，却完成了对中国历史最深刻的清算。他从理想主义转向经验主义，从唯理主义转向多元主义。他在地狱里思考，却为后来人点亮了灯。朱学勤对顾准的致敬，其实是在确立一种精神标杆：知识分子在最极端的环境下，依然可以保持思考的独立性，依然可以拒绝被时代同化。

顾准的故事，让我想起朱学勤在开篇提到的那句话：「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。胡风如此，胡为之执幡护灵的鲁迅也是如此。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，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时代需要悲剧，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。一个时代没有悲剧，才是真正的悲剧；有了悲剧，知识分子们竟如妇孺般哭成一片，又是对悲剧尊严的辱没。」

这种对悲剧的坦然，才是真正的硬汉底色。他不是炫耀痛苦，而是在肯定痛苦的价值。痛苦能让人保持清醒，能让人不至于在廉价的乐观主义中丧失警惕。

整本书读完，你会发现朱学勤其实一直在做一件事情：祛魅。他给革命祛魅，给道德政治祛魅，给知识分子的自我拔高祛魅。他的文字里有一种像陈年白酒一样的辣味，入喉刺痛，回味却有一股扎实的粮食香。他并不指望给你提供一个包治百病的药方，他只是在告诉你，如果你想走出这个思想的迷宫，首先得承认你是在迷宫里。

在这本集子里，你能看到朱学勤先生的缜密、冷静、严谨、内敛，他在逻辑的链条上环环相扣，不给平庸的借口留下缝隙；也能看到他的一针见血，在最荒谬的历史切口处，用一种近乎残酷的幽默揭示出本质的滑稽；你还能感受到那种对“人”的关注，他的论述里总是有活生生的命运在跳动，而不是枯燥的公式；部分文字在文笔上更有杂文式的清爽，该断则断，绝不拖泥带水。

读朱先生的书，就像是坐在一个深夜的灯火旁，听一位长者在风声雨声中，缓缓翻开历史的旧账。他不需要你赞同，他只需要你思考。

在这个一切都追求“快”和“爽”的年代，重读《风声·雨声·读书声》，确实是一件挺奢侈的事。它要求你静下心来，去面对那些最基本也最尖锐的问题。我们到底是守望着良知的思考者，还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的犬儒？我们是在建设一个基于法治的现代社会，还是在旧梦里徘徊不去？

朱先生在三十多年前留下的这些追问，如今依然在空气中回荡。那些风声雨声，从未停歇。而读书声，是否还能像当年那样，声声入耳，事事关心？这不仅是他的问题，也是我们每一个在这个时代里活着的人，无法回避的灵魂拷问。在这个不断变幻的世界上，也许唯有这种坚韧的、带着问题意识的思考，才能让我们在未来的某一天，面对历史的法庭时，不至于羞愧得无话可说。



扫码进原文:

<https://ximutan.com/forum/post/9>

以书会友，谈论天下

© 西木读书论坛